韓子

二冊

第一卷

初見秦　存韓

難言　愛臣

第二卷

王道

第三卷

有度　二柄

揚權　八姦

重刻韓非子序

昔太史遷之論法家曰嚴而寡恩然尊主卑臣明職分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易也噫嘻有味哉太史氏之言乎夫尚嚴之摯至於廢親疎而貴賤無別斯亦苛矣顧天下所以知有親親

而踈踈貴貴而賤賤者惟是區區之名分有以維之耳分職而或相踰越則人爭有侈驚之心其究至於上下相蒙潰敗而不可收拾分職明則人精于職之內而不敢驚於職之外將事必中窾實必中聲而天下晏然陰受清淨寧一之賜何者法令之行自親貴始則踈者賤者日凜凜守法令惟謹不敢以踈越親賤凌貴故夫天下之治每從精覈名實中得之而名實之核舍致嚴其道無繇矣惟是去其太甚使不至盡其所有餘耳韓非

子之書世多以慘刻擯之然三代而降操其術漢文所以臻刑曆宣武所以致興隆有一出於黃老申韓之外者乎其它優游無斷而漢祚潛移君子無取焉今天下愉愉恆恆蠢蓋極壞而不可支矣使太史氏而生今之世其焦心蒿目必急欲起韓非而為之一藻刷者倘得是說而存之庶幾哉分職修明而頹波或迺去奢去甚之徵權更化者當自得之毋徒踵耳食之陋習長

辣剌之浮夸令日甚一日而莫
可迹也不佞之刻是書也蓋取
其言之適于用且深有概于中
矣豈直艷其文辭也與哉是為
序

欽差提督學政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周孔教校刻

直隸保定府知府黃　策訂次
同知田實發督梓
推官陳世恩精閱
教授蔡肇慶釐訛
檢校宋仲仁書字

韓非子目録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說難第十二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五卷　三守第十六
亡徵第十五
備内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終

初見秦第一
難言第三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
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
愛臣第四

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
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
強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
得之（知三亡者其得天下）此之謂乎臣聞之
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
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
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
軍斷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攻白
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攻也
非其士民不能攻也上不能故也言
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
士民不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
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
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
白刃蹈鑪炭斷攻於前者皆是也夫

斷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攻也夫一人奮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敵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敵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壯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敵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

國也（謂五國也）一戰不剋而不齊（爲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亾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言禍敗之迹去本根則禍敗無言秦宜以齊爲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龍淖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亾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

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

舉魏則荆趙之意絶荆趙之意絶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内霸王之道三矣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即鄚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燕四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

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扼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扼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大王以詔破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壤韓蠹魏扼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

王之明秦兵之強弃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弃甲負弩戰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

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
淇溪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
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
千戰一夜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
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
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
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
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
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
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
王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
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
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天下
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
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亾韓臣荆魏親
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

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藩籬（出貢以供若藩籬居人下）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悉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徒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内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内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

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
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
敵有蓄積築城池可一年而滅栘一城而退則權輕於
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栘則魏應之
趙壟齊以爲原若山然如此則以韓魏
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
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
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陘鋭之卒懃
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
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
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
計而用之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
同於爲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
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進
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

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

病也虛處則恢然恢妨也心腹虛也而病爲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恢音艾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荊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荊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闚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

視非之言文其搖說靡辯才甚臣恐
陛下搖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
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
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
疑伐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
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
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
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

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
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撟強齊以
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荊人
狐疑必有忠計荊人不動魏不足患
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
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
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
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

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奸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

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
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
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
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
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
不得見恐左右龔曩姦臣之計使韓
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
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來使以奉秦

王之歡心願效計豈陛下所以逆
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
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
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
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
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
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
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

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反）掖者謂麾下以禽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必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於

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洋洋美纚纚有編次也班洋也）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徽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激意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人間則見以爲誕（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大王若以此不信

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轉次而傭故曰鬻孫子臏脚於魏吳起牧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

龍逢斬萇弘分胣（磔裂也）尹子穽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爲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

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既不能用富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

昔者紂之亡周之畢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晉之分也趙魏韓也

齊之奪也陳恒弑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

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

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

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質之以備（臣同以法也）賜也臣貧則易制故不赦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搖（搖散也）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虧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赦此明君之所以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赦不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

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有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

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智不窮）臣智故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是故君不賢而爲賢者師（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不智而爲上智者正（爲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爲己功）

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

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絶其能破
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絶也）不謹
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簒國之虎因而存矣）
生弒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
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
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
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

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
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擅行令曰壅臣
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
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
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
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
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
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

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是故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疎賤者不怠而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疎賤者不怠而

韓非子卷第一 終

韓非子卷第二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爲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荊全之時與荊亡之時民及社稷未

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齊桓公并國由奉法有強弱故也

三十啓地三千里以桓公之氓社稷也

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方城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爲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

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與魏國也

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爲私都也

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睢陽而楚師遁師久而老楚相持於睢陽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蔡召陵之事荊軍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公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

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行行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曲就公法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加羣臣之上）

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聽之遠故不可欺以輕重能由譽進所以比周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

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

臣之家也（威權下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以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故能成國之法布在舊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譽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校定可否賢進非不能退也）法則可也

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

口不以私言（爲君有目不以私視（爲君
言也）視也）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
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暖寒熱不得
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
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
不救入也）鎛鉏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人手必搏之）
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
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
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
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
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去此
擇王心貪者耳如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
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
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

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
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
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
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
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
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
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
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
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
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爲之
言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蔽觀則日
視不得其眞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
僞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
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

何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不可謂智也此數
者耳如此之臣
物者險世之說也取一時之利而先王之法所簡
也險世所說邀令百代常行先王之
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

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眞僞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陰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爲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

無非法法所以淩過遊外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淩過遊外即皆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令且懲下也欲以遂通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威制共臣則制邪顯錯置也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法不信則君行危矣不可行故君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也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匠之目雖復

中繩而不可用當以規矩爲其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爲其比例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等令就下也高也權衡縣而重益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

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健羨齊其爲非絀音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已）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

其威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賞則民歸其臣而去其君臣用罰則民歸其君臣畏臣而輕君臣用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狗用之則虎反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爲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以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見弒之也故簡公見弒而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

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刼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子罕用刑（謂不兼德也）而簡公弑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刼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言名也事刑也言事以相考則合不可知也）爲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

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大震主亦所以爲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惡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

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僞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眞僞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已因以篡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爲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

得以爲利此以情借臣
求利者也患所以情生人臣之情非
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
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
緣以侵其主緣其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
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
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僞其誠素自見羣臣見
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畫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
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
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專精香肥所以目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
皓曼所以悅情也耽之過度則捐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
故去甚去泰身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
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君
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

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臣賢之助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

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其能以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佞材則辯惠也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爲首一謂道可以常

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不見其采下故素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爲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之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人是謂誠信也貢謂陳見也謹修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必有符應之命以命之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

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反形之理上因天之道下則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虛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已而先唱凡人之患必同其患也信而勿同萬民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遂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自寧道者因道以考汝報命也汝生猶廢興也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汝言當因時可廢時可興則興也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知陰陽衡不同於輕重故能正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均出入和不同於燥濕故能燥濕

君不同於羣臣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爲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閒漫之貌凡聽言者欲闇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闇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敷奏也唇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唇乎愈惛惛乎唇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爲始則彼自爲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爲構也構結也虛

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閒暇雖有所改無爲而爲也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爲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道來止故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爲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扃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因其所爲各以自

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爲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說於一事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若地若天孰踈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踈無親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爲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

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
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
民愈衆姦邪滿側
亦既大惑故姦衆而邪滿
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故曰
君之富臣貴臣更從臣貸之此更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
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
專信一人則勢聚焉故失其都
雖大於股難以趣走
臣重於君以爲理
失其神虎隨其後
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爲虎隨後
以同其隊主上不知虎將爲狗
主既不知臣之爲虎
則臣匿威藏用狗然所以陰謀外若其事主不蚤止狗益
臣既以虎爲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爲狗益其
無已臣如此則同朋黨無有已時也虎成其羣以弒其母
母則君也
既朋黨相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必見弒
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
臣皆爲虎故無臣也
曰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
主既施刑
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
主施其法刑狗信虎化爲人

復反其眞謂君臣臣也欲爲其國必伐其聚聚爲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賜地亦國也求我予假仇人欲治其國必欲令賜與適宜不斧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也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仇既得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則是假與不可斧之我見伐不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君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不下匿其私甲試其上上故上有羨之心常匿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故上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故爲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以奪君位故爲臣寶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牀寸下得尋常四指爲牀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

都臣將據以叛國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凌已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貴勢過已貴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圉今在內欲求出圉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

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靡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之理也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不當位之官也一棲兩雄其鬬嚬嚬爭鬬貌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之貪殘者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

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踈木喻臣也披爲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削黜臣之威勢也木枝扶踈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圍圍也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

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公子既衆宗室憂唫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凌適子故憂唫也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衆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心知其所欲爲

主上用之若電若雷（若雷電也）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左右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辟好色（便辟得嬖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人主因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優能啁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

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姦臣習之既以金玉內事近臣外又爲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之則其位非可得而奪也）三曰父兄何謂父兄側室公子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親愛也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譽又吏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臣可以施謀也）姦四曰養殃何謂養殃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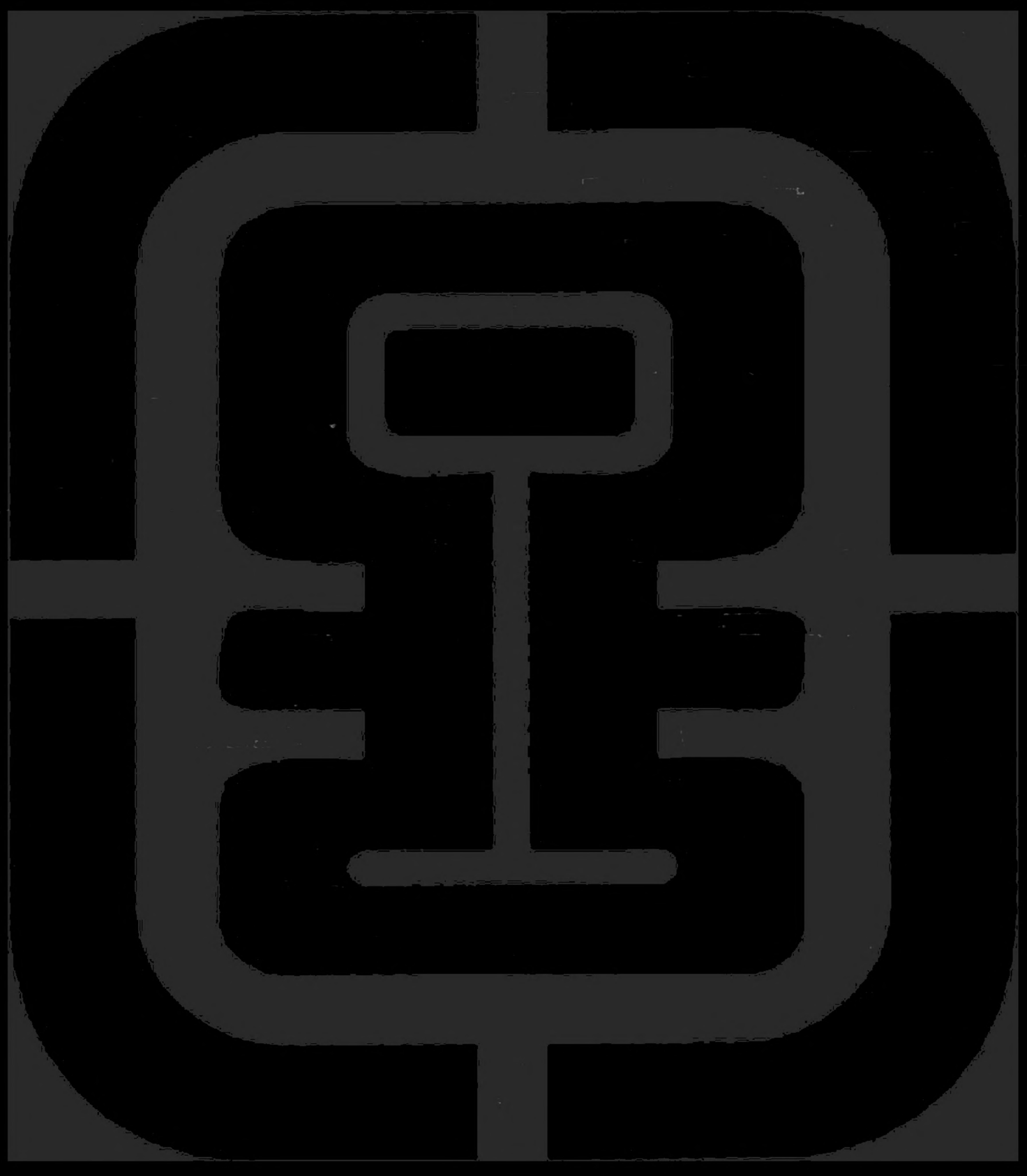
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
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
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閒此謂養殃
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
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
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臣行其惠）
則主澤不下流而成其所欲此之謂
故曰塞其主

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
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辭
說（君門隔於臾攝故言談）重賢俊希得爲人臣
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
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
辭（謂其言巧便似若流通而聽者可行）示之以利勢懼
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
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

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劒之客養必众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众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則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爲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

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若墳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防六姦之流行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邑鬬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鬬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強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

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搆結今君既不聽則外交之心息矣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

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責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墮毀也或本爲墮）